



是你， ——赐我隔世阑珊



她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的阴霾。
却，总有他来拯救。
你是谁，我是谁？
谁爱我，我爱谁？
是谁赐我隔世阑珊，让我，还想要再爱一次？
哪怕挫骨扬灰，哪怕飞蛾扑火，
都要再狼狽一次，都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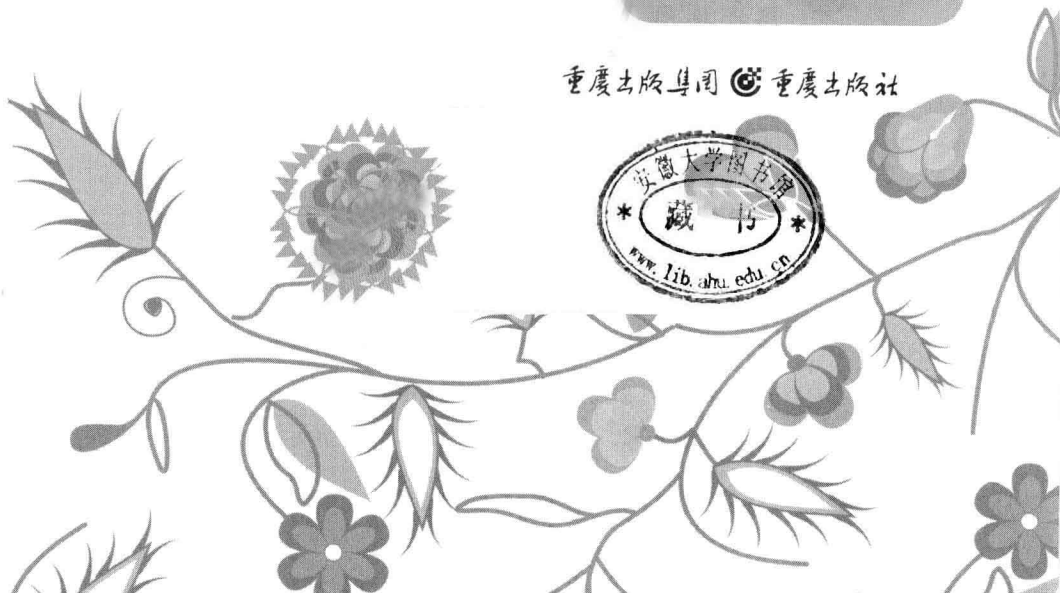
葵一
著
八二



是你， 赐我隔世阑珊

葵一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是你, 赐我隔世阑珊 / 葵一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29-04433-6

I. ①是… II. ①葵…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0031号

是你, 赐我隔世阑珊

SHINI, CI WO GESHI LANSHAN

葵 一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李 子

责任编辑: 李 子 李 梅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96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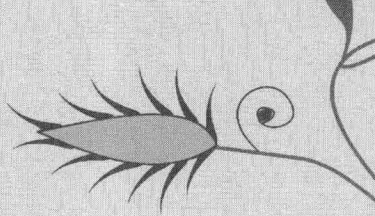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433-6

定价: 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是你，赐我隔世阑珊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001

南江之南，欲望泛滥

【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脸，或明媚，或阴郁，或皎洁，或黑暗。她看到的南江，泛着浓黑。一片浓稠之下，她甚至看不清楚自己的容颜。】

Chapter2 018

前世梦魇，今世孽缘

【她站在奈何桥边，左思右想，还是没有服下这种可以遗忘前世的毒。】

Chapter3 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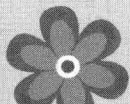
莲花池中，一抹妖冶

【莲爵，如果说是一个不可触摸的偶像，她倒更希望定义为，她的梦想实践者。】

Chapter4 054

花花世界，蜂蝇蚊毒

【有一个世界，是不可以捉摸的；有一个世界是你看不穿的：表面光鲜亮丽，物欲横流；之下，是浊水升腾，腾蛟跃龙。那个世界里面，有他，也有他。】



Chapter5 070

越是解密，越是伤悲

【最令人痛苦的词汇，不是不爱，是曾经。正如，曾经没有机会开口，如今，已成了我死心后无济于事的多余。】

Chapter6 087

未来风景，不会有你逗留

【站在回忆的路口，我回首，望不见你了，因为，我胸口呼啸的风早把你带走。】

Chapter7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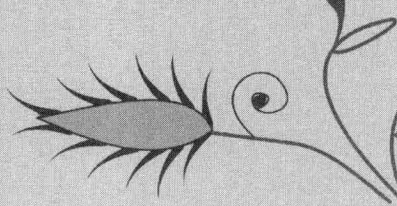
岸芷汀兰，芳草萋萋

【她并不是坏人，可是，却无法成全别人和夏禹野。】

Chapter8 124

爱到放弃，才是爱情

【不去争奇斗艳，不去争宠钩心，或许，才是另一种平淡的方式去爱。】



Chapter9 155

逢场作戏，戏如人生

【戏，会流泪，会大笑。人，会痛苦，会悲伤。】

Chapter10 187

痛就痛快，快就快乐

【不是所有人都会再活一次，所以，痛就干脆。】

Chapter11 221

回忆上演，第一个夏天

【亲亲热热，甜蜜无间，爱上你的第一个夏天，充满了冰棒的凉爽和奶棒的香甜，充满了海边的咸湿和热风的闷热。】

Chapter12 256

你看我笑得甜美，我觉得你离我很遥远。

【你，可以离我很近，也可以离我很遥远。隔着，咫尺；遥远，如天涯。】



Chapter13 290

四季图安，岁月愿暖

【重生之后，才明白，原来幸福是最简单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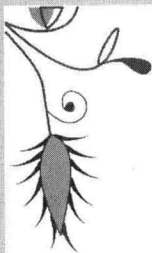
Chapter14 323

再没有谁，可以分开你我

【爱蜿蜒曲折，而，终点只有一个。】

Chapter 1

南江之南，欲望泛滥



【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脸，或明媚，或阴郁，或皎洁，或黑暗。她看到的南江，泛着浓黑。一片浓稠之下，她甚至看不清楚自己的容颜。】

1 南江一梦

南江，一个极其美好的都市。

第一次读到这个名字，是在语文书里，佟默然对着萧楠说，这个作者怎么可以用着这么阴郁的笔调，写出这么美的城。萧楠当时没怎么理她，只是白了一眼，就和你那名字似的，默然，默然，也没见你多么漠然。

真正在南江落了脚，才明白这里面的阴郁和美好。

南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过客在这里做着短暂的歇脚，就要匆匆奔赴各自前程去了。那南溪的湖水，仿佛永远都是那么湛蓝，无论晴天还是阴天。那在流苏街的一排排的各类名店里，总有各种各样的名流富贾，还有挽着大款的交际花和骄傲地捏着信用卡的名媛。这个城，贫穷和奢华并存，藏着无声呻吟的魔兽，藏满了各式各样的污浊的欲望。

她趴在客房里，百无聊赖地看着南江的夜景。

抬头望望手上的粉红手表，时间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一刻。

正想着，嘎啦一声，门扉打开。

男人淫笑着，站在门口。

她逢迎地笑了起来：“陈导演，怎么这么慢啊，人家在这里很无聊的啊。”

男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抓着佟默然纤若无骨的小手就要啃上来，被她轻轻一挡：“陈导，别急嘛。”

那导演半秃着头顶，不满地眯起眼睛：“怎么着，想要反悔啊？我跟你说，你不乐意，有的是人愿意。”说着竟然就抬腿要走，佟默然忙拉住他的手腕：“不是，导演不是，小女子只是有话没说。”

“有话快说。”已经是不耐烦的声音。

妖媚的佟默然，并不美，但是有着傲人的身材。妖娆女子，褪去了衣服，竟然和古画上的白璧如玉的杨贵妃有得一拼：“导演，我只求你，给夏禹野一个出演的机会。”

灯光明亮，她眼神黯淡，有一时的无光。

身边的老男人已经饕足，满足的鼾声四起。她忍着身上的痛，从地上捞起自己的短裙，拿出里面的手机，对着光裸的自己和那导演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细细看着，不错，这才开始穿衣服。

悄无声息地走出巨大的客房。

宾馆外车水马龙、火树银花，她伏在路边的树干，一顿干呕。受不了别的男人身上的味道，不论经过了多少人都是一样，每次都是折磨，每次都在生死间厮磨，她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了一片临时避孕药，干吞下去。看着时间，不到十一点，燕燕姐说，必须十一点之前回去，那时正好是客流高峰，她强撑着，慢慢走回去。

人间仙境，看门的两个哥哥看见了佟默然，调笑她：“怎么还没出台就虚成这个样子？”她啐了刚哥一口：“滚蛋。”说着，拿出一根烟抽起来，有些摇摇晃晃地走进了人间仙境。

人间仙境，她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恶俗，倒是觉得有些贴切。进来这里的男人都觉得是仙境，在这里的女人看见一沓沓的小费，也觉得是仙境，各取所需而已。

从后门折进了休息室，姐妹们大抵都去了包间了，只剩下了化妆师和造型师。她掐了烟，把包摔在化妆台上：“给我化妆。”

化妆师赖甜甜，是南江屈指可数的优秀化妆师。别看人间仙境只是一个夜总会，但是，每个包房的音响设备都是录音室水准，走廊里的吊灯是从法国空运过来的，她见过那次有客人喝醉打碎了一个，第二天就从法国来人亲自维修。服装也都是特别订制的，按照个人的风格，量身定做，所以，重要的，美女工程师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就重金把赖甜甜从某著名的化妆品牌公司给挖角过来，还一并请了好几位，不过甜甜是收费最贵的，也是化妆最有灵气的。

甜甜正在拿着个大勺子挖哈根达斯吃，舔了舔勺子，这才恋恋不舍地走过来，不甚满意地看看默然的脸：“佟默然，明天去跟你燕燕姐要点胶原蛋白喝，看看你这脸，还叫做脸么？”拖她到镜子前面，不过是睡得不好就会干黄而已，扑上粉就看不出来的。

顽皮赖脸地从镜中看着甜甜：“甜甜，快化吧，我相信你的技术的。”

正中下怀，甜甜最不经夸了，这才放过了默然，从Danier帆布化妆包里拿出各色化妆工具，在默然的脸上涂抹开。不出十分钟，一个大眼俏皮的美女就跃然镜中。

默然点点头，甜甜的技术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继续啃你的哈根达斯去，我上班了。”默然手脚麻利地从写着她名字的柜子里拿出她的黑色小晚礼服，较之其他姐妹她走的是成熟欲女的路线，因为长相成熟，身材窈窕。

各种的晚礼服，都是量身定制的，她只喜欢这一件，低调。

穿好走出去，也就刚刚十一点。

人间仙境，不是普通的夜总会，没有轰鸣舞曲，甚至都没有那些口水歌，只是放着十分雅致的蓝调音乐。一层比起酒吧更像是咖啡馆，那种情调，南江没有几个咖啡店比得上，二层到五层就是等级逐次上升的各种包间，每一层都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小姐的制度，她跟着的燕燕姐，是总管五楼的，也是人间仙境最高等级的小姐和

包间。

燕燕姐带着欢欢乐乐刚从一个房间里出来，就看见了默然，脸就板了起来：“然，每次都是你迟到，你看看这些姐姐妹妹们有比你还没有规矩的么？”默然本想悄悄找个房间待着，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只得笑得灿烂：“燕姐，我跟您请假了啊。”

“快过去，那个小少爷，指名要你陪，看欢欢和乐乐都不要。”燕姐指指自己刚出来的那个房间。

默然朝着欢欢乐乐一笑，那两人是双胞胎，都生得很美，默然见过她们卸妆后的样子，真真天仙一样的人儿。欢欢乐乐也含蓄一笑，默然心里一涩，踩着十分跟的裸靴走进去。

来到这的女子，大凡是有苦衷的。就像她们，是印中混血，被父亲卖到了这里，挣的钱大都给父亲偿还了赌债。

只是这一两年认识了有头有脸的少爷，帮她们把那赌徒父亲赶回了印度，她们的噩梦才终结，但是，已经无路可退了，除了做这一行，不知道她们还会什么，现在，吃穿用度比着同龄女子不知道好多少，拎的一个小小的坤包，就是一个上班族一年的工资。过惯了这样的日子，已经改不了了。

陪着那几个爷又唱又跳。

还喝了好几杯XO，本来胃就不舒服，这么一来，更是觉得火烧火燎。

那爷非要她出台，被她三言两语给哄了，她才能逃一样地打车回家。靠在出租车的靠背上，竟也舒服得想要睡过去。

默然是被出租车司机吼醒的，她这才一边道歉着一边往外拿钱，塞了一张一百的给司机，说不用找了。抬头望望，九楼的灯还是大亮着的，已经三点了，他怎么还没有睡？

坐着电梯，到了九楼，打开大门，默然脸立刻就白了。

大屋子里面一片狼藉，一地的酒瓶，还有各种的零食，整洁的地板是她早上刚擦过的，可是现在，她只是觉得无助。夏禹野，你

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开心？

她一边捡起地上的烟头，一边往卧室里面走。

外面灯火通明，卧室漆黑一片。她啪一声，打开卧室的灯。

床上二人，显然是因为刺眼，齐齐抬手挡住光线，默然十分冷静地看着那个面目俊美到妖孽的男子，他显然是十分不满酣梦被打断，从桌子上抓起了一个不知道喝没喝光的易拉罐就扔到了默然身上。

“滚！”

正好打在她的小腹上，溅了她一身的啤酒。

床上的女人，有着良好的相貌，是夏禹野喜欢的类型，大眼睛，樱桃小嘴，有着比她好看的眉眼。佟默然只觉得身体也痛，心里也痛。

“夏禹野。”

她百转千回的一声，却带了千万种的情绪。

叫做夏禹野的男人，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睁开了一只眼睛，只是一只眼睛，就美得惊艳，不愧是他们那个小城里街头巷尾热议的美男子。当年，她孤注一掷地跟随他走，本来她就是一个孤儿，无所谓什么根的，他说，佟默然，要不要跟我去看一个邪恶的世界？

十六岁的她，点点头。这么一走，就是七年。

从小城，到南江，只是让他们从亲密走到了陌路。

2 或可安生

刚来这里的时候，他去街头卖唱，只能给她买一个热气腾腾的包子，他就在一边说我不饿，然后满眼宠溺地看她吃光。

那时，他也刚刚十七岁。

他说南江有他的梦，这里是一个闪耀的城，这里有太多的可能，他要被星探挖掘，他要过上鲜花簇拥，掌声满场的生活，她只是看见他眼睛里的希望闪耀时的光泽，就开始陪着他，完成这个梦想。

她相信，完美如同夏禹野，是应该得到所有的荣宠。

可是，两个孩子都太过于单纯，演艺圈不是一个慈善场，看得见的是光芒，看不见的是污泥。

他却从不肯向着任何人屈就，他嫌弃跑龙套过于丢份子，若是被正在看电视的家中亲戚朋友看到，一定很丢脸。他的确被星探挖掘，公司也签了，但是，他却不肯参加公司高层设的酒宴，说女经理掐他的屁股。他守株待兔，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有人主动送上门来让他去狠狠宰一把，或者，直接被好莱坞导演相中，从此走上国际路线。

佟默然一直默默站在他的身后。不能指责他，只能帮助他实现愿望。

她为了他，进了人间仙境。因为她不想看到他站在那训练班的一群俊男美女中，只穿一件简单的白衬衣，她觉得，夏禹野比那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好看，如果说没有得到机会，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钱去装扮自己。

之后，就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他以为这钱是她所说的，买卖外汇挣来的。

就放心大胆地四处挥霍。

甚至，在一家奢侈品店刷爆她的信用卡，只为了买一个并不实用的名牌包包。

这些都可以忍受，唯独，背叛。她无法忍受。

看着她曾经紧紧拥抱的胸膛被另一个女人环绕，那歇斯底里的痛已经无法言喻，只能用坦然遮掩自己的恐慌。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个夏禹野和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够实现的缥缈的明星

梦。

“叫什么，没看到有客人么？”男人撑起一个肩头，慵懒地望着默然，光滑的肩头如玉。夏禹野永远像是一个王子一样，拥有着无限的资本，只可惜生了一个贫民的命，不想费力，却想要成功。

默然的胃较着劲地痛，不由得弓下了身子。

夏禹野轻飘飘的声音传过来：“佟默然，我越来越不明白你了，从前你都不会在我面前装病的，如今，怎么扮演得如此起劲？”隔三差五就捂着个肚子，从前的她，健康宝宝一个。

默然含着泪：“夏禹野，你还爱我么？”如弯月的眼睛，还有着没有卸干净的妆容，只是匆匆擦了一把脸就跑回来，只是为了早点回来看看他，可是，没有想到是这般情景。

有些俊美过火的男子，笑笑的眉眼，更是蛊惑。

“爱没爱过呢？”

他悠闲地点了一支烟，靠在了大床的靠背上，一双凤眼，似是缥缈又似是坚定：“佟默然，我跟你说过吧！我带你走，是因为你和河洛姆长得十分相似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做她的替代品。我对你好，是觉得你是她；对你不好，是因为你终究不是她。”

夏禹野这个男人，从来不懂以最恶毒的话来刺痛她。而她，却已经很贱地习惯了。

“而你，不也是，只爱我这个皮囊么？我都满足你了，我们各取所需，所以能够融洽地生活到今天。”

她捂着自己的小腹。

他不知道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加速她死亡的利刃。

心被戳烂了，也就不会再感觉到痛了。

她点点头，吸回去正要流出的眼泪：“我知道。”

转过身子，走出那个曾经有过很多甜蜜的卧室。她用自己在人间仙境第一个月的工资，租下了这个地处南江江景旁边的大房子，

因为她一直以为，有了家，就会慢慢有了家人的感觉。

起码，不再是一个孤儿，她还有一个夏禹野可以依靠。

走出去很远，才决定了这次是真的要离开了，他已经不需要她了，因为她已经替他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握紧口袋里的手机，她又走了回去，他正在穿衣服，男人厚实的胸膛，敞开的衬衣，他低头认真系着扣子。一刀两断，真的好难。

她把手机放在床边。

“拿着它，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她不敢抬头再看他一眼，那眼眸，那薄唇，那锋利眼神，已经无法简单地说爱或是不爱，已经是一种刻骨铭心、入了魂魄的痴缠。

她走出了房门，还听到他的嗤笑。

“佟默然，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一个破手机我就能够得到一切。”

她的眼泪，终于决堤。

只是一把从地上拿起自己的包包，头也不回地离开。

凌晨四点，她在街上幽魂一样地寻着可以寄信的便利店，总算离家门不远的那家店二十四小时营业，她推门进去：“我要寄信。”数数，竟然有二十多封信，每个内容都是一样的清秀字迹：

“如果不给夏禹野角色，明天就可以在报纸上见到你们的艳照。”信封上写上了各个导演的地址。

递给服务生：“请你尽快帮我寄出去吧。”

推门出来，南江的凌晨，就算是春天也是冷的，她拉紧自己的薄毛衣，夏禹野，我已经替你铺好了去往梦想的路，之后，我就再也不见你了；而且，你应该也不想见到我了吧。看见手机里那上百张的裸照，你就更加唾弃我了吧。

此时此刻，是我们诀别的最好时刻。

黑色外套的男子，叼着一支烟，铁蓝色的发色，一张脸英俊得有些虚幻，铁青着脸，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而已，逢场作戏，她不是

说她懂么？可是，为什么话也不听他说完就跑掉？

在这里，不是早就习惯了这里的规则？

如果想要走进公司的内部和那群人打成一片就是要接受那里的游戏规则。

春风很冷，夏禹野踩灭了烟，左右看看，顺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寻找她。

总算在对面的便利店看见了她，这么才看见了她的脸最近干黄得厉害，上面的妆七零八落的，愈发狼狈，心里也一软，正好她推门出来，没看见自己，就往反方向走去。

他隔着街道喊她名字。

她这才定定地站住，茫然地看着他，才发现他原来找了出来。

他朝着马路就跑过去。

根本没看见正从街头开过来的一辆清晨运货的大货车，她只觉得自己身体的血液忽然冻住了一样，想也没想，就朝着他冲了出去。

夏禹野只觉得自己被她推了出去，还在怔忡中，一辆卡车朝着她笔直开了过去，尽管司机已经踩了刹车，但是，太晚了，她已经被卡车撞得飞出去。他只觉得，世界都凝滞了，血液回流在脑海里，然后，就看见了血泊中的她。

上一刻，还温暖的手掌，推开他的身体；下一刻，已经毫无生命讯号地躺在了那里。

他疯了一样地跑过去。

司机也下来了，他邪魅的脸，狰狞无比：“快叫救护车，快。”

他抱着她，已经满手鲜血。

轻轻唤着她的小名：“然然，然然，醒醒，我是你野哥哥，你不是说，你要在我身边一直陪我到最后么？”她一口血从嘴里吐出来，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眼前红雾弥漫，她还是能够看见他的脸，那么好看的一张脸：“野哥哥，记住，一定一定要看我手机里